

乡愁的「碎片」

——愚园路钩沉系列之十
徐锦江

一首叫《月光》的曲子唱道:
哦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让回家的路有方向/噢 离开太久的故乡/和老去的爹娘/ 哦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 哦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都别忘了故乡

李健的歌让我想起李白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又让我想起王杰的歌:“走过的世界不管多辽阔,心中的思念还是相同的地方。”王杰的歌复让我想起杜甫的诗:“戍鼓断人行,秋边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想起曹植的《归思赋》:“背故乡而往,将遥想乎北滨。经平常之旧居,感荒坏而莫振。再简单不过的诗与歌,却能跨越时间的长河。时间走了千百年,心中还是那个老地方。无论古代的诗人还是今天的歌手,心中柔软的那部分,还是一样。越是年长,越是喜欢简单明白。谁又能说它不意味深长。愚园路就是我心上的月光,虽然只是“碎片”。捡起一片,能抚慰我漂泊的心,照见我回家的路。再捡起一片,能看见我逝去的父母,和渐渐老去的同伴。

一片,能照见绵延前伸的马路,深深几许的弄堂;一片,能照见葱葱郁郁的梧桐树,缠绕其间的地车线;一片,能照见夏日里长熟的毛栗子,秋日里静美飘零的黄叶;一片,能照见哥特城堡童话般的少年宫,长长篱笆墙的峨眉月路;又一片,能照见糖果店的大块头老板和酱油店的小脚阿姨;再一片,能照见九层头露天的螺旋消防楼梯和兆丰村弄堂小学里启蒙老师的微笑。是什么力量/ 让我们坚强/ 是什么离去/ 让我们悲伤/ 是什么付出/让我们坦荡/ 是什么结束/ 让我们成长/ 哦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古老的歌谣轻轻唱/ 哦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别忘了故乡……

有人说:乡愁,是回不去的老房子,是家乡消失的小路,是已然白发的童年伙伴和天堂里的父母。在我,就是那条路上的砖墙房子,四通八达的弄堂,和呢喃的上海话巷语,就是那条路上的一点一滴。记忆,我用你们来慢慢还原、搭建和想象一层层楼房,一条条弄堂、一片片马路,和那条路上曾经的里居生活,那里有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今天,走过千山万水,历经冰霜坎坷,我的心又已回来。还有许多像我一样曾经漂泊外城和海外的游子,相信越是遥远,思念越是清晰和真切,无论乡思还是乡恋,乡恋还是乡愁。

因为叶落归根,精神上的乡愁之路,就是人生的路,生与死的路;人从物性走向知性最终走向神性的路,在走向人生终点时终需回望的路。在生与死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在星空浩瀚的宇宙面前,所有的技术进步都只是炫技,都只是不足挂齿的杯水车薪,甚至有些侏儒拼命踮起脚的可笑。还不如饥饿者需要的一块面包,失恋者需要的一个热吻,临终者需要的一句慰抚之语来得温暖、紧迫和珍贵,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终将明白,只有经历过的东西,才是最宝贵的东西,只有失去的乐园,才是真正的乐园。你的人生,仅止于此。

千条路,万条路,世界上所有的路,其实只有一条路,回家的路。你的爱,我的爱,世界上所有的爱,最终变成一种爱,故乡的爱。岁月流逝,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那么一条路,走在光阴里的“乡愁”。《愚园路》卷首语,该书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书展期间面市,8月19日下午在中心活动区签售)

陈希亮,四川眉山人,身材矮小而精悍清瘦,性格嫉恶如仇。他少年时父母双亡,随兄生活,其兄性偏狭,多私欲,存心侵吞祖业。陈希亮16岁出外求学,其兄将田产房屋全归自己,拿出一大叠借据,说:“这30万钱归你。”陈希亮也不争,把那些借债的乡人请来,当众把他们欠的单据一把火烧了,背起书篋出外拜师访友。陈希亮后任凤翔太守,其同乡苏轼在其幕下任职,因苏轼才名在外,众差役皆敬他一声“苏贤良”(类似今天人称有才学之人为博士),陈希亮当即大怒。而苏轼写的公事,陈希亮也毫不客气涂抹删改。陈希亮目清冷,说话斩钉截铁,有人称他有点峭,冷峻而严厉,只论是非,处事不留一点情面;而苏轼生性洒脱,不拘小节。两人相处,摩擦难免。苏轼以诗讽之,陈希亮见中元节苏轼不到知府报到,上奏弹劾,苏轼被罚铜八斤,苏轼本想辞职

共享单车在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因为一些衍生问题而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我有一个不知道算不算独家地发现:单车一来,“摩的”不见了!非法载客的摩托车俗称“摩的”,轨交站点、公交枢纽是常驻地。对此,执法部门一直在锲而不舍地治理,但因为“摩的”的流动性和群体性,因此治理效果不如人意,成为顽症。但是,自从越来越多的骑行者共享单车后,“摩的”有明显减少的趋势。我家附近轨交1号线漕宝路站的1号、2号出口处过去每天上下班高峰时,总有十几辆成排成列占据非机动车道候车,而现在几乎看不到了。白领们大多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开锁后潇洒走了。亲戚一个孩子告诉我,过去她也知道搭乘“摩的”既危险又费钱,但有时实在是因为赶时间不得不乘。现在,有了共享单车,自然不必再被动了。最近,唯一一个还“坚守”在1号口外的“摩的”司机告诉笔者,现在他已经基本接不到生意了,他的一帮同行先后都改行了。最让他后悔的是,去年年初摩托车沪牌黑市价最高时(达42万)他以为还会涨因此舍不得出手,谁知如今差不多已跌去4万多了!

意外收获

马蔺荣

科技就是这样改变生活,更会有这样令人料想不到的意外收获。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更加珍惜这样的成果,遵守使用公约,让新生事物继续发光发热,美美与共呢?

赤日炎炎似火烧,想起当年的“吃瓜群众”。半个世纪前,在南市区的方浜西路上,靠近西藏南路口,有一家面朝北的酒馆,店招牌叫做“醉不归”。北风呼啸的冬夜,隔着橱窗玻璃,可以看见熟菜间的台面上铺满了充满诱惑的各式荤素下酒菜,每盆从五分钱到几毛钱不等。缩紧脖子撩开棉门帘一头撞进去,只见酒客满座,一老者当垆卖酒,堂信端着烫酒的锡壶穿梭在八仙桌间……

这是冬夜的店堂图景。而到了盛夏日的下午,则是另一番景象:熟菜间里几个店员白衣白帽白口罩,手脚麻利地将无数西瓜切开、挖瓢、抠籽。店门外排着堂吃和外卖两条队伍,长得“神龙见首不见尾”。店堂内坐得扑扑满满,头顶上的吊扇“哗哗”地疯转,满头大汗的食客狼吞虎咽,双手抓着西瓜瓢直往嘴里塞。当食客打着饱嗝捧着将军肚刚踱出店门,马上有人争相冲进去补位。外卖队伍里的群众更加辛苦,其中男人居多,脚蹬木拖板,手持蒲扇,赤着脊背,头上包着毛巾,捧着钢钎、搪瓷盆,顶住烈日的烧烤,只为买到全家人心仪的西瓜瓢。

要问这家店铺为什么专卖西瓜瓢?据说是国家要保留瓜皮和瓜籽,有着重要用途,但对吃瓜群众而言,更重要的是,吃瓜的机会太难得了。那年月是物资供应最紧张的时候,发烧病人想吃西瓜,要凭医生开的证明才能买!如今,回想起当年“醉不归”门里门外的吃瓜群众,对比两个时代,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一走了之,但终于忍了一忍,仍在陈希亮手下任职。一日,陈希亮让苏轼写《凌虚台记》,苏轼在文中透露不满上司之意。陈希亮读了苏轼的文章,却颇为欣赏。陈希亮对初入官场的苏轼严苛于旁人,其实是他一番良苦用心。陈苏两家是同乡,又数代世交,论辈分,陈希亮比苏轼之父苏洵还长一辈,苏轼是其孙一辈,他怕苏轼年少气盛,“暴得大名”后,自大骄傲而遭人暗算,便让其经受一番磨难。苏轼后来也终于领悟了陈希亮的用意,心中暗生感激之情。

陈希亮之峭

米舒

这次我们亲友团出发前,就被告知下榻的东家会给我们提供烧饭的条件,内妹裕和也一再关照要适当捎些碗具。那么到底由谁来执厨呢?我和老伴裕华曾经议论过这件事,觉得作为一次家庭旅游,倘若自己做饭,“自给自足”,最能体现亲情和温馨。为此,我们一定要全程参与,绝不“甩手掌柜”,吃“现成饭”。因而,在刚到达后大家商量做饭一事时,尽管有亲友表示我和老伴裕华年龄最大,可以考虑照顾,我们两人都断然谢绝了。亲友是出于关爱,可我们不能“倚老卖老”,心安理得呀!

亲情伴我们同行

——威海行之四
丁法章

然而,说句大实话,我们虽当众表态,内心还是十分纠结的。四家轮流做饭,正如小女儿丁岗在微信中所提示的:这意味着四家厨艺的大比拼。我深知:在厨艺方面,裕枢、肇建、士平都是久经考验的好手,和他们绝不是一个档次,“底气”明显不足。但转念一想:为家人做饭,水平固然重要,态度更为重要。只要你思想上是重视的,态度上是认真的,亲友是会体谅的。更何况,平日家里一日三餐,多数时候也不是自己动手做的吗?现在为何要作茧自缚呢?这样思来想去,内心便也释然了许多。

老伴每每在品尝别人烹调的美食之际,看我表面上若无其事的样子,就提醒我:“你不要太笃定,到时可别出洋相噢!”其实,我既没有若无其事,更无笃定之奢望,心里又何尝不在思虑“买啥做啥吃啥”呢?只是不轻易表露罢了。让我十分感怀和倍加珍惜的是,在轮到我和裕华掌勺这一天,亲友团的各位成员善解人意,纷纷向我们伸出援手,助我一臂之力。你看:充满朝气、秀外慧中、热情干练的内妹裕景,为了照顾相对年迈的姐姐,一清早就忙碌在厨房,为大家准备丰盛的早餐;财务总监渔珍早早起床,按时陪我和襟弟肇建、士平赴农贸市场采购。实际上,今天要买哪些食材、面点、瓜果、饮

料,在充分听取众人意见的基础上,早在昨天她就写在一张纸上,今早我们是“按图索骥”,目的性很强,未走一点弯路。今天由我掌勺的菜肴,严格来讲,只有毛豆炒“三丁”(肉丁、青椒丁、豆腐干丁)、豇豆炒百叶、番茄炒蛋三样。即使这三样,食材的洗和切,也是襟弟士平、内妹裕和夫妇代劳的。在烹调时,士平还亲临现场,从掌握火力到把握成色,手把手给我指导。内弟裕枢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将新鲜、齐整的毛蚶先行水烫,然后逐一检验、加工,向大家提供了最卫生、放心、可口的美食。至于今天的主食“阳春面”,原本是我的一项绝活。在家里,我下的“阳春面”广受青睐,小女儿丁岗一家回沪探亲,特别青睐这道主食。两个小外孙连吃二三碗还想吃,女婿小罗也不例外。有时候丁岗开玩笑说:“爸爸,如果你到美国来开一家面馆,一定会生意兴隆!”大女儿丁莹一家对此也十分认同。然而,今天由于面条质地不同,加上缺少大蒜叶、鲜酱油、胡椒粉等作料,无法如愿做出地道的“阳春面”。今天给大家享用的,并非“阳春面”,而是成本不菲的被异化了的“肉骨头菜汤面”,不消说,砸了我的牌子。但尽管如此,中午下了2.3斤面,平均每人2两半,不说好吃,起码也吃饱了。为了这道主食,老伴裕华为熬骨头汤,内妹裕和为准备汤料都付出了不少辛劳。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今天掌勺者之一的裕华,午餐时已熬好了晚上绿豆稀饭,做好炒面的前期准备。晚上,大家在进行棋牌活动时,她独自在厨房将锅、碗、瓢、盆等餐具全都清洗整理了一番。

平心而论,今日的三餐虽然我和裕华已费了心、尽了力,但从品种、数量到质量,与昨日裕枢渔珍操办的毕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还是大家庭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大团结大协作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亲情使然!亲情万岁!

七夕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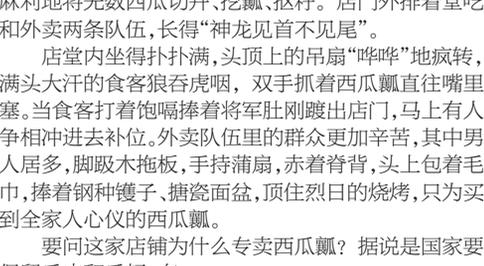
跑步已成为一种全民健身的时尚运动。从北疆到南粤,从小城镇到特大城市,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一个个、一群群,有组织、无组织的奔跑,而且是乐此不疲的奔跑。说起跑步,我和千百个跑者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但也许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体会。和许多人一样,跑步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四十多年前刚进中学不久,我们几个十四五岁的同学约好每天早晨五点多钟,从家到人民广场三四公里的路程跑个来回,坚持了几年。年轻啊!工作后,没有这个氛围就不再跑步了。

时间一晃到了2010年。参观世博会,那天很早就随人流朝沙特馆方向一路狂奔。那时我已年过半百,说句玩笑话如果活到一百岁,则将是半条命给跑掉了。这也是近四十年里值得记住像样的一次奔跑,尽管三五百米路程很短,可还是跑得狼狽。从此又再别跑步。直到有一天自己发现小肚有点外凸,像有几个月身孕的人,终于听从妻子的敦促,开始行走与跑。为什么是走与跑,而不单单是跑或走呢?开始,我不量力,起步就是一路小跑,不出百米就气

走跑结合到百岁

喘吁吁了,第二天还带着酸胀的小腿继续慢跑,及至小脚骨刺痛连走路也困难了,才改为快步走,每分钟走一百三十步。对于中老年人是否适合跑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适当慢跑无妨,有的说有氧运动走出汗就可以,有的说年岁上去跑不得大汗淋漓不好。我也管这些,走自己的路,跑自己的步。刚开始,很期待体重能有明显下降,无奈数月不见动静,有些气馁。后来想来这时可能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吧,只要体重不再增加,坚持数月或数年终究会有效果的,成功的例子不是有很多吗?现在我在跑结合已经坚持几年了,有时慢跑二公里不在话下,但我还是以快走为主,偶尔跑上三五百米,体重也开始缓慢下降。每天晚上绕世博会温度计走上约五公里,有一年遇到40°C的天气也不放弃,减重效果初现,小肚不再外凸。不过,这样每天要花去一个小时,下班看书看新闻,时间所剩无几。但为了身体健康,只能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了。不出意外的话,后面半条命的完成还在等着我去努力呢。目标,可是一百岁呀!

健康



月见草 摄影 徐群



月见草 摄影 徐群

新民晚报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史佳林 编辑邮箱:shijl@xmw.com.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com.cn

2017年8月1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史佳林 编辑邮箱:shijl@xmw.com.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读者来信:dzlx@xmw.com.cn